



■ 吳承言在製作牆繪。

豫東商丘市晨陽和煦，不到9點的吳營村，煙火氣已漫過街巷。攤販陸續擺攤就緒，天安門牆繪前，遊客舉着相機打卡、鄉親圍立閒談。「吳老師來了！」穿軍大衣、面色黝黑的吳承言一露面，便被人圍住。他合照必用大拇指比「讚」，咧嘴笑時，眼角紋路盛滿暖意。「眼前的熱鬧場景比我畫的任何畫都動人。」鄉村畫師吳承言坦言，「我不是神筆馬良，也不是畫夢師，就是鄉村老人的孩子。老人們去不了的遠方，我用畫筆搬來；他們圓夢了開心了，村子又生機勃勃了，生活更有盼頭了。」

一支畫筆，讓所有人都有了新盼頭，也重新讓「畫癡」吳承言對繪畫有了新「盼頭」。

醫者家庭出身棄醫取畫

1985年出生的他，生在醫者家庭——祖父、父親、母親皆是醫生，家人盼他繼承衣鉢，可他一握打針的針管就發怵，唯獨對畫畫着了魔。「畫畫上癮了，紙上、畫布上、岳父超市後的雜物間裏，哪兒都能畫。」前些年，他滿腦子都是「筆法夠不夠精妙」、「構圖夠不夠專業」，把中央美院當作藝術



■ 人們拉着吳承言(右四)在牆繪天安門前合影。

術的唯一燈塔，年年報考，卻次次栽在英語上。

「或許命運就少這一段緣分。」吳承言沒有執拗，畫筆卻從未停下。祖父坐在門口曬太陽，一聲輕嘆「想爬山，就是腿腳不利索了，爬不成了。」像根細針戳中了他心底最軟的地方。他連夜搭起腳手架，在老人家門口的白牆上勾勒出「黃山雲海」：流雲漫過黛色山巒，松枝斜插雲霧之間，筆墨裏沒有複雜技法，只有最樸素的心意。

當老人仰頭凝望，感嘆道，山就在眼前，不遺憾了。吳承言豁然開朗：藝術不是高高在上，也不是藏之高閣，而是扎根於生活，是「可以讓大家開心，圓大家夢想」的。「村裏老人大多沒進過博物館、美術館，祖國的大好河山，許多老人因種種原因想去卻難以成行。我就想把風景把電影畫在牆上，把村子變成露天美術館。」吳承言畫《哪吒》、畫《冰雪奇緣》、畫橘子洲頭、畫長城……他漸漸看清：自己的藝術根脈，本就該扎在生他養他的鄉土裏。在這小小的村莊裏，吳承言從未感受到如此廣闊的創作空間與滾燙的熱情，「我會不停畫下去，讓村裏每一面牆都成為風景。」

真正讓吳營村「出圈」的，是那幅天安門牆繪。打形第一天，村口曬太陽的大爺就喊出：「喲，這是天安門吧？我在電視上見過！」一句話，讓吳承言更添鄭重。五晝夜的堅守裏，他翻遍三百張影像素材，還特意託北京的朋友實拍城樓石柱細節，一筆一畫都透着認真。「我不用速成的噴漆，就用油畫的方式畫，要的就是立體效果和扎實質感。」他要的從不是轉瞬即逝的打卡點，而是能刻進老人記憶裏的風景。

最後畫成時，吳承言把想去天安門看看的老爺爺推到牆根，老人盯着牆繪，只反覆念叨：「今年真是個好年！」這質樸的評價，成了吳承言最珍貴的勳章，「不管怎樣，只要大家回想起這一刻是開心的、幸福的，就夠了。」

■ 牆繪天壇前有不少人在打卡拍照。



河南畫師 繪北京場景圓老鄉夢

■ 在牆繪天安門前遊客絡繹不絕。



遊客多了 村民自發款待

一支畫筆，讓鄉親們的生活也有了新盼頭。「我今年74歲，自願加入村委會志願者隊



■ 吳營村村民吳西同當志願者搞衛生。

伍，每天早上6點就起來打掃衛生！」穿着紅色馬甲、胸前別着志願者牌的吳西同，說話中氣十足。曾是偏僻小村的吳營村，如今七里八鄉、甚至外省遊客絡繹不絕，「咱沒啥高端配套，就盡最大努力搞好服務，讓來的鄉親有熱水喝、有熱飯吃、能方便上廁所。」沒有統一號召，村民們自發補位：誰家院子寬敞就騰出來供遊客歇腳，誰家常備熱水就主動擺上「免費供應」的牌子，樸素的善意讓流量有

了落地的溫度。這份自發的熱情，漸漸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煙火創收。元旦三天小長假，吳營村僅憑村民們的小生意，就創下80萬元人民幣營收，讓這個曾經冷清的留守村，真切體會到「火」的滋味。周邊鄉親也慕名而來，自發加入這場「鄉土創業」：有人擺攤賣老花眼鏡，有老奶奶在牆繪旁擺起玩具攤。雖是工作日的中午，吳營村的村口小路已停滿車輛，人流熙攘。

